澹靜齋文鈔

澹靜齋文鈔卷之五

閩中海峯龔景瀚譔

秦蓉莊先生六十壽敘

乾隆五十九年歲次閼逢攝提格陬月三日爲吾師西安觀察秦蓉莊先生六十壽辰時先生去平涼五年矣平涼之民咸造景瀚之堂而請曰惟公守平涼四載正已率下鳩疲勞貧瘠之民而噢咻之鋤其螟蠹與以衣食吾民旣得休養生息乃修學宮建書院簡其秀者教以孝弟忠信士咸力於學善政之大者如此公去之日七屬之民如失慈母東望而啼思公之德久而弗忘也

今聞公之壽將奔丕登堂獻一觴焉邑侯爲公屬吏久且有知己之感者敢請一言以侑景瀚乃進而告之曰爾曹不忘公之德亦知公之許乎公以名家子出判臨淸州會王倫作逆變起倉卒堂邑陽穀相次失守公時權知州事城內兵不滿百帥勵士民固守十七晝夜時出奇破賊斬馘無算蔽遮江淮燕豫之交賊喋不能出臨淸一步

皇上嘉其功擢知是州當其守臨淸城大兵合圍放難民老弱入城以身家百口爭之所全活者數千百人其仁心惻怛愛民之誠自昔而已然矣移牟度州封公及

太恭人皆耄年在堂盡心色養擢守西甯以道遠不能
迎養辭坐是淹滯者數年公不悔也及守曹州以憂歸
喪葬如禮修宗祠置義田以成其先封公之志猶以爲
未足數載經營增爲千畝濟范文正公之制而損益之
闔族無飢寒者泰氏自明至今四百年簪纓相繼至公
而始有義田然己身無尺寸之產也蓋公孝于親敬于
祖友于兄弟睦于宗族仁心所積漸而推之民物所謂
本立而道生者故所至皆有惠政非私于平涼而爾民
于公去任數年之久感歎愛慕一日不去諸口亦豈有
私于公毋亦好德之良有不容已者耶雖然茲地相距

千里老幼跋涉非公意也余將以爾民之情達于公其歸宅爾宅田爾田孝親敬長以無負公之教是公之所深喜者也奚以偁觴爲哉皆唯唯相率東向稽首而退諸生有能詩者依古詩人頌禱之義咸爲歌詩以宣先生之德而達民之情景瀚其邑令也乃爲之敘彙而致之先生

何簡齋封君七十雙壽敘

世常言山林之士入而不能出廊廟之士往而不能返夫生有道之世處卑而無階以進有階矣而自度其才不足以有爲則宜其老於山林而不悔也若有賢子孫力能致高位而才又與之偕顧乃遺棄榮華韜斂遐處此非有所樂於中而無慕於外者不能然又非若石隱者流以爲名高也德修於家教成於子孫而化及於鄉黨宗族則其所以報　國恩而紹家業也約與廊廟者等　國家停敘功宗典優

恩渥一時功臣子弟以材自顯致身文武大吏者踵相接其以門功循資守職獵取高爵者又比比也而前榮祿大夫福建水師提督止菴何公之子儕齋先生獨不仕而隱處於家止菴公之勳在史册先生以嫡長宜襲世職讓其弟葆齋公葆齋公遂入宿衛出歷將帥力功名終今

上御位元年推恩大臣先生又宜以任子仕入都數月引疾歸以與其子寶熊寶熊以大理丞同知衢州各位方日趨余未及見先生然於葆齋公及寶熊處竊聞先生行事甚悉以先生之才出而有爲父子兄弟功業濟

美當與唐之李西平宋之曹武惠二家等而先生澹然也豈非有所樂於中而無慕於外者耶且先生固不必以門功顯也方止菴公討九股苗時先生實在行閒被甲躍馬身先士卒斬馘無算遂克番排番招總統哈公副總統霍公大奇之給以守備功牌將入告矣止菴公以子故抑之先生亦不願也卒棄之而歸其奮不顧身者誠以世受　國恩忠義激於中自然精藝梟銳之氣稍有所試其可見者已如此余固知先生非山林之士也止菴公敦詩說禮有古儒將風先生能紹其家學恂恂守禮獨教子姪惟謹故何氏子弟多材而賢夫人力

氏同年同德老而益莊一家之內雍雍如也暇則徜徉山水歌詠太平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薰其德而善良者不知凡幾矣其所自見豈必以仕爲哉先生旣終不仕乃受貤熊之封就養於衢今歲五月歸里而貤熊亦以行役至三山士大夫羨其歸也請言於余將以閏月爲先生與夫人舉七十之觴余故明先生之志以見先生雖不仕而所以報

國恩而紹家業者固自有在也先生之誕在三月夫人七月壽以是月者貤熊歸期迫又欲先生之壽常如閏之有餘也

高君晉三六十壽敘

余應童子試受知於朱石君先生入鼇峯書院肄業其時晉三高君已以副貢生爲都講聲名籍籍里中矣守身峻潔通經學古所爲詩文皆有灑度山長林壽圃沈椒園朱梅崖三先生當事紀曉嵐朱竹均徐雨松諸公暨石君先生莫不敬而禮之與余定交數年甚相得也余成進士歸里授徒而晉三就館於連江漳平詔安書院先後十數年詔安最久所造就多知名士余赴都謁選而晉三猶困諸生中席帽儒衣浩然不介意也丙午舉於鄉余在平涼聞之喜而不寐謂自是冠南宮入館

閭致身通顯可以行其所學矣余剌邠州而晉三適分發來陜試用病卧西安邸舍相見執手悲喜交集盤桓數日出其所著越麓草堂制義桐枝集古近體詩見示淵然古音其味醇泊學又進矣次年余從宜總督勦賊鄜陽同駐西安晉三病始愈其冬大兵平興安之安嶺將軍山等賊晉三署事石泉軍書旁午冠蓋絡繹於道心力俱瘁鬢髮盡白矣余從軍入蜀今年復回興安晉三又署漢陰廳事宿其衙齋一夕是秋晉三入郡悤悤數語而別蓋余與晉三始以文字定交過從無虛日中間隔別不常見繼俱從事州縣抗塵走俗今乃於戎馬

倥偬之際握手互相勞苦怱怱三十餘年而余與晉三皆已老矣十二月下浣八日爲晉三六旬初度以書來曰知我者莫如子敢以壽言請余惟晉三之才不獲登侍

禁近鼓吹休明以鳴 國家之盛顧乃潦倒場屋耗其精藝晚得一官簿書鞅掌未能竟其用也知晉三者莫不爲晉三惜之雖然士亦顧所自立何如耳今秦蜀賊匪縱横民不安其生

聖天子宵衣旰食之時吾輩一官一邑皆受

皇上之恩與有責焉能盡其心以盡其職是卽不負吾

君不負所學也晉三治兩邑皆有聲蹂躪之後撫循勞
來使百姓自相保聚賊過無所得會入境即去民不被
害此非行其所學之一驗乎晉三勉之矣　國家威德
日昭將士用命區區小醜可以計日殄除軍務告竣余
與晉三皆非宜久於宦途者先後引退徜徉烏山越山
之間復修往者文酒過從之樂晉三年益劭學益鉅所
箸述日益富惜乎青圃梅崖諸先生皆作古人負海內
重望者惟石君曉嵐兩先生猶可以所業進質也俾知
海濱白髮門生尚有吾兩人在其或不鄙夷之乎科名
爵祿皆身外之物何足爲重輕惟文字友朋之樂足以

不朽特未知吾兩人能享此樂否耳敬以斯言祝是爲

敘

周太翁鈍若八十壽敘

涼州周孝廉泰元下第歸余延爲子師旣而月書其尊甫鈍若翁行實請爲八十介壽之言翁未用於世功名無所見而孝義根于天性其行事可瀳子孫而式鄉閭壽言雖非古然本吾人好德之心以效詩人頌禱之義是固君子所不廢也乃緣其略而敘之翁幼穎悟而性端正年十八爲博士弟子員父某甫公母某孺人老矣乃棄業以養甘旨備具凡所以體親心者無微不至某甫公有友數人皆豪于飲曁夕過從翁執壺觴侍立至夜分冬寒足冰徹骨無倦容也寢疾輒廢寢食旣卒哀

毀幾絕附身附棺必誠信三年常聞涕泣聲某孺人歿翁年已五十餘矣其孺慕猶昔也有弟不羈好交遊所需未嘗少拂其意族戚閭黨有求必應酌其親疏而準之以義受恩深者至感泣恨無以報嘗出郊河水暴漲有孀婦抱幼子騎驢墜水中兩岸觀者皆失色無措翁奮身躍入急流浮沈十數步卒挽其母子以出其勇于義也類如此然平居守身必以禮周旋進退恂恂不敢先人有子五人教之讀書曰不明大義雖拾青紫無益也三子潤祥貌奇偉或勸之習武翁曰甯使老于朽蠹不忍廢先人業其兢兢自守也又如此蓋仁孝之念積

于中哉惠愛之施及于物非若忼慨任俠激于氣者之所爲也翁今年七十有六耳目聰明子孫皆材而賢家方日起河西隴右古多奇士余宦遊十年未數見也于翁父子之間遇之矣泰元尤有文行將覔公之志以大其施否義之所及者溥矣又非獨游子孫而式鄉閭已也是爲叙

陶太翁七十壽敘

古者官無大小期於行道州長黨正其責與三公均也漢世名臣多自掾史起家外邑爲桐鄉嗇夫其功顯乃遠過大司農時猶嘗病法網闊疏尊卑不甚隔絕上之人能盡其才下之人亦得以行其志至後世而有不能皆然者矣讀退之藍田縣丞之記詆諆署紙尾其權至不能爭吏胥然則瑰瑋英豪之士鬱居下僚而不得志者蓋亦多矣然而唐宋以來賢人君子往往出此而不辭其亦有所不得已者耶孟子曰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家貧親老不能擇官賢得微祿以爲養此毛義所以擇

徼而壽也然其職易假則無道不行之耻而推孝子遺親以安之心飭饘粥廬墓其禮之所致者皆其德之所致也此即詩人潔白之義繼菽水養其親顧而樂之與三公之養何異於道又未嘗不合也余來平涼始交典史陶君衛文其人賢者也一日請於余爲其父太學翁作七十壽言余不識翁然觀衛文而知翁之賢也衛文以名家子屈小官不自菲薄潔己愛民平涼之人愛而畏之署中蕭然或斷炊煙而衛文漠然也閉門自守非其所有一介不取可謂能守其身者矣翁以道遠未就養然家故苦貧與衛文書必勖以居官守正勿取

非義之財以殃子孫其言反覆至淩切賢哉是父不若是衛文何以能安其貧哉衛文勉之矣　國家用人不次衛文之賢遇時上聞其遂由是躋膴仕居勢要得志行道與古人比烈未可知也其爲顯揚大矣是固翁之志也卽不然不失其身以事其親養之本也澗谿沼沚之毛可以昭忠信而享王公衛文姑以微祿寄歸兄弟市甘旨供飲御子孫繞前更進上壽是白華詩人之潔白也豈必三公之貴哉翁其韙余言而欣然進一觴也乎是爲敘

族舅黃季任先生七十壽敘

景瀚黃出也幼侍　先大夫宦中州吾母　宜人時爲道外家行事甚悉顧獨偁季任四舅之爲人曰四舅少孤吾父愛之如所生與吾年相若幼同學故屬雖疏而同胞骨月不啻也吾歸於汝家也舅送之吾一兄早歿吾族又鄉居去城遠舅時往來汝家意甚摯其爲人和而介其接族戚有禮而能恤人之急不爲世俗炎涼菲薄態君子人也汝歸謹事之勿忘吾言又曰守謀公早世四舅甫數歲目母葉孺人以死守茹苦歷辛撫而教之以有成立夫節義者鬼神之所欽也今孺人旣未克

身享其報而四舅復以孤子自振爲善不怠吾聞膏之沃者其光遠本之深者其實茂天或者將康其身昌其子孫以益熾其家汝識之他日知吾言不謬也及景瀚歸自豫往來淸廉里中見諸舅及中表兄弟則無不交口侗其賢旣進謁其貌溫然其情藹然子孫皆賢家日以起然後知天道可信而吾母之言爲有徵也六十時鄉先生芝山林公旣爲之壽言今七十矣而精力如故家益豐優游杖屨陶然樂也其子某復謀所以壽之者請於吾母以命景瀚竊惟其家世遭遇之盛芝山言之詳矣是固不足爲四舅榮而掇拾塗澤以炫燿於庸耳

俗目又非其實也故述昔所聞於吾母者以復之欲以見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今之席厚履豐康甯而壽考者其來有自益勤而不怠則其所受報於天者將來有艾也景瀚請執筆而俟之

叔父愼軒先生六十壽敘

歲在彊圉作噩元月下浣五日爲　叔父愼軒先生六十初度　叔母薩孺人後　先生三年生以是日同舉壽觴禮也　先生方官於滇以書示從兄景淳等曰今俗爲壽者必以文顧吾少而孤長而廢學老以微祿覊遠方未嘗獲從大人先生者遊德薄行鮮無足偁道夫以不知我之人而爲無實之詞相誑不如其已也從子景瀚習於我其令爲之庶道其實以示後人景瀚旣受命乃揖從兄弟而告之曰吾家世有淸德吾　祖贈公旣早世惟吾　祖母林太宜人撫育二孤訓之孝弟實

始傳孫家濟吾　父奉直公歷胎前光振而大之作則於身用爭其志於上下惟　先生與之左右能服其教以率其子姓化及於　孺人柔和孝敬與吾　母黃宜人同德一心一門之內子孫婦女數十餘人易衣而出其子而乳無私財無詬言肅肅睦睦蓋四十餘年於茲矣夫孝弟者天之心也人之所以生也人能自厚其生則天若有所依徊眷戀於其間錫福降康勢既極而情猶未已焉故漢萬石君家以孝謹聞其子弟皆起家二千石爲名公卿光於漢史明之義門鄭氏歷世皆享高年龐眉皓髮衣冠禮讓鄉黨以爲盛事此其故何哉人

心之氣與天地之氣日爲感通壽考福祿皆和氣之所積而成者也今吾　太宜人與　奉直公躬載厚德而未嘗享期頤之壽天其或者鍾於　先生　孺人之身使之聰明康泰以永爲灊於子孫以大壽厥後乎　先生之事　太宜人也婉孌如孺子慕任其眞焉已未嘗爲詭異絕特之行以求名然　太宜人偁之曰孝其事奉直公也唯諾必謹然意所不可亦不強以求合　奉直公偁之曰劵其官寶甯昆陽秩卑未足以行其志而兩邑之民宜之與人交以誠顧不善悅人也　孺人賢而才　先生遠宦家苦貧躬作勞苦眶勉自給誨諸

子皆有成立均平齊一見者不知其異出也是能自厚其生以受天之寵者其壽也固宜夫知　先生　孺人之所以壽則今日所以壽　先生與孺人者可知矣中庸言父母之順本於兄弟旣翕和樂且耽武王誥妹土之民以孝養父母其事乃在於竭股肱藝黍稷牽車服賈然後洗腆爲慶焉此皆家庭日用之常非有顯揚褒大足爲其親榮者而聖賢之語有餘羡焉誠重乎其本也王文公曰祿與位此庸人鄙夫之所待以爲親榮者也惟賢者遁跡於市而繼之以藝雖無祿與位而父母之心亦壽無疆夫道不外於孝弟而藝者則士農工商

各盡其所為之職者是也今吾兄弟幸承家庭餘訓得不隕越顧　奉直公旣歿而　先生官於遠觀瀾之無所教誨之不聞將毋夸誕漸衰而不自知者乎繼自今其勉無怠毋徇於貨利毋閒於譏隱各勤乃事以長守我　太宜人之教數年之後　先生歸老於家一門之內男讀女織小大相安無有怨怒與　孺人扶杖逍遥顧而樂之其為壽不益大乎況乎祿與位又未必不得也吾兄弟其勉之矣若夫世俗頌禱之辭非景瀚所宜言亦非先生之志也旣以復之　先生因書以為敘

孟太恭人壽敍 代

缾菴先生歸之八年太夫人年八十矣鄉之士大夫作爲詩古文以歌咏盛事效古詩人頌禱之義余以里居遠未與也又一年復居太夫人壽辰缾菴致書曰先生不可無言嘗讀小雅四牡之詩古之君子勞於王事者至矣而上之人未嘗不備恤其私夫使之則必報之而先王猶以爲區區廩祿未足縻天下士故探其不言之情而動其所不自已之隱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又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其詞惻然足以感人故人樂爲之用故小敍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悅矣

然竊疑古者養老敎孝之禮至詳且盡而仕者歸養之典經傳無文焉當三代盛時賢才衆多何所必需於是臣者而故知之而故使之而其臣亦受之而不辭豈上下間徒相徇以文邪蓋古之人皆仕於其國雖列職在朝不出鄉里朝夕皆與其父母相依其違晨昏者獨有事而使百而列國皆在中原千里之內往返不過旬月依閭之望陟屺之瞻猶未切也而上之人所以恤其情者已若此至於後世天下一家仕之近者數千百里而遠者或萬里以外山川間阻舟輿跋涉動經歲時其父母之老者既不能就祿養而 國家孝治天下之心又

不可使人忘其親而盡力於我則夫歸養之典誠不可已所爲宜於今而不悖於古者也瓶荸官京師十年無日不思歸以歷職淺未敢言也督學於蜀三年事竣陳其情於朝吾

君吾相念其久勤也允之歸蓋不獨四牡之詩託之家文已矣瓶荸既歸而太夫人益壽而康耳目聰明如少壯時瓶荸率其二子修門內之養雍雍如也太夫人顧而樂之夫爲人子者無不欲長奉其親而其親之知大體者則又以其子能勤於國爲慰故必久勞王事有以自盡然後得遂其私焉此將母之歌不作於皇華遣使

之時而諗於四牡勞還之日也缾罍其無愧斯義矣太
夫人懿行諸君子詳之余故不箸錄詩人之義以立臣
子之鵠使天下之欲壽其親者皆以缾罍爲瀞而太夫
人之賢能敎其子亦可見矣是爲敘

林母陳淑人八十壽敘

青圃先生以名德重一時予未及見也得見其子于庭節齋二君文行佣其家其後先生之孫僖倜儒等又從余遊恂恂皆守禮度詳其家事乃知先生之配陳淑人之賢益先生之敎行於家矣子孫多賢有以也方淑人歸先生時家苦貧淑人脫簪珥操井臼躬親勞苦無幾微怨恨見於辭色余讀于庭所作先生行述言先生少時負薪汲甕皆自親之則淑人食貧作勞之況可見也先生官中書姑鄭太淑人在堂淑人承歡無間太淑人樂之不知先生之在遠病視醫藥歿襄喪葬生死兩無

所感及先生登甲第入翰林歷官通政督學江西河南位通顯矣淑人布衣蔬食不改其常歸自京師率諸婦入廚中見者不知為夫人夫入富貴貧賤之中而溺者其積之有漸久而不能自拔也故不驕不怨士君子猶難之若淑人漠然無所動於中而各盡其道雖先生德教所及而亦豈易言哉先生歿而于庭節齋出宰吳越往來迎養竭志備物所以承歡者甚至而淑人自若也數年二君相繼去世諸孫支弱家世多難人情不能無異常時淑人又自若也今年八十有二矣起居康泰視聽不衰日進諸孫告以讀書立身無忝先人七月七日

爲淑人設帨辰僖等暨其兄倓請言於余夫頌禱之詞
取其所未得者以爲期若皆已得焉則習而無可異矣
今淑人福祿壽考極生人之遭世俗所稱顯揚之說舉
不足爲淑人重則倓等今日所以壽淑人者當何如哉
昔明中葉文安公始起其家康懿文恪繼之德望重天
下與靈寶之許餘姚之孫齊名以其世有淸德也當時
吾閩豈乏世祿之家哉今林氏之緒至先生復振則爲
之後者可知矣其無忘淑人之訓束修砥礪以大前人
光使先生之澤引而勿替則淑人之志也其爲壽也孰
大焉富貴貧賤之境百變而不窮惟名德相承足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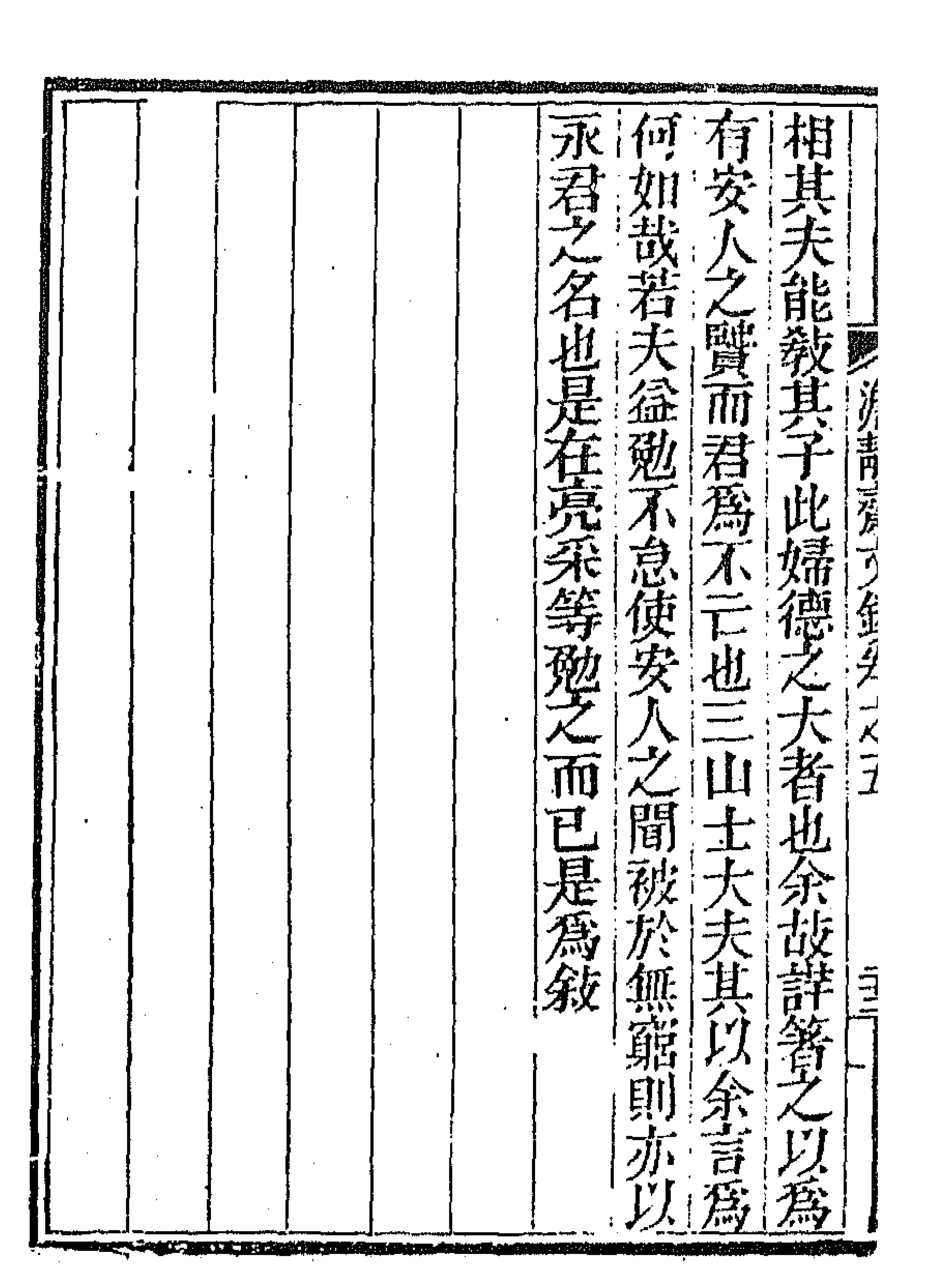
朽淑人八十年中升沈顯晦之故人事之變遷世情之反覆其見之熟矣是固不足道倓等以余言進當欣然進一觴乎

張母林安人七十壽敘 代

昔余以養里居則聞閩縣觀五張君之賢未及見也來京師而士大夫往來者益道君之行事君之名籍甚壬午君舉孝廉相見都中竊嘆人言不妄而君遽歸以不共朝夕為恨數年君之子奮南亮采公車相繼至以君命來謁皆有文行恂恂守家濤余以是知君之能教其子也又數年而亮采以選為國子學正余方監國學事相見甚歡急問君起居則君已歿矣為慨惜者久之亮采以君故時從余遊詳其家事然後知君夫人林安人之賢蓋君所以為時名人者安人與有助焉其達於大

體慈和孝敬雖古賢媛無以加余又以是歎君之教行於家也安人既不就養書至必述君之訓爲勖亮釆奉之無敢失其在家訓諸子也嚴於君在時故懋蔭亮功鳳齊皆有聲士林而亮功遂以去歲副賢書邇人皆爲張氏慶不知君之餘澤安人之有以成之也安人今年七十矣五月設帨之辰三山士大夫知君者皆欲登堂獻一觴鄧書請言於余余以爲婦德之常不可勝書也雖然觀其夫與子則其賢可知矣雞鳴之詩曰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古之賢婦不惟治其門內之職而已又欲君子親賢友善結其歡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

故其君子之行益修而名益彰夫婦人之見小而自私其爲言也假於理而善入哉有惑於內而敗其名者矣論者以爲身不行道之咎然亦不幸而不得賢明者爲之配故至此詩人所以慨慕於古也若君旣歿而偁頌者不衰則安人平日之陰相之者不可見乎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之於子尊尊則耳目有所不及若母則孩提少長一言一行皆躬悉之可以導迎其善氣而止邪於未然三代以後小學不講所以涵養德性者惟母敎是賴故必嚴也而後可有成今亮采等所成就若此雖君敎之有素而亦豈非安人之力哉夫能



相其夫能教其子此婦德之大者也余故詳箸之以為有安人之賢而君為不亡也三山士大夫其以余言為何如哉若夫益勉不怠使安人之間被於無窮則亦以承君之名也是在亮采等勉之而已是為叙

同學公祭朱梅崖師文

維乾隆四十有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二十九日吾師梅崖先生卒於里舍凶問至會城諸子相向而哭乃以十月某日設位於西湖開化寺之宛在堂製服致奠而告以文曰嗚呼斯文之寄蓋不偶然亦如名世興五百年昌黎既殁歐陽繼起扶微興壞兩人而已號𢙇之李栖曾王張謝幽渺其道大光有明以來正學獨邁震川繼起扶衰有餘 國家盛治文教誕敷蘊釀涵浸篤生大儒玉振金聲集其大成茹經函史包劉𢧐嬴始勵於學其思獨苦有得於心若與神遇銖積寸累充滿衍溢

抑而揚之其出可數怪奇神妙入地出天萬類陵暴困於雕鎸盤盤元氣與之屈旋精能之至歸于自然人如其文藹然仁義淳古淡泊中有至味窈然而深使人必醉不可得親知希者貴歲之戊子壬講鼇峯破蟋蟀鳴奏以洪鐘始疑以駭繼悅而從羣流襍沓趨海之東有不如志拂衣遂歸若失慈母立而兒啼西望延頸奮不能飛豈知一訣遂長別離嗚呼日星河嶽震耀其文亘於天地死生何分五世之澤責在同羣地近時邇孰爲見闇昌黎之初亦蒙謗訕唱一和寡籍湜翺漢越五百年得歐而顯羣兒之愚如雪見睍昌黎創之夫子中興

更千百世豈無廬陵敢不共勖以爲繼承靈其相之勿

隕厥成尚饗

祭從嫂周孺人文

嗚呼嫂之父謙亭先生吾　父執也吾　父以貢入太學先生延爲其子師交相得也嫂方幼隨其兄嬉戲於側吾　父愛之視猶女會有求婚者先生以問吾　父吾　父曰君名士何患不得佳壻奈何與齷齪者爲姻婭先生笑曰君言是也未一年而先生歿其子叔春踉蹌扶柩歸遭家難流離困頓不能自存時吾　父已得官矣曰謙亭在時求婚者趾相錯爲吾言而止使其女至今未有家吾不可以負死友雖然吾子年皆不相若次姪敏而慤可妻也遂聘焉既歸孝於舅姑睦於娣姒

性勤儉精女紅織紝刺繡皆臻其極又工書算素不習者經其目無不能小姑小郎下至婢妾苟有事皆以求必立應亦不自以爲能也與人有禮而和故吾家內外大小無不偁其賢而吾　叔父　叔母亦絕愛之其後至者皆以爲濁仲兄以持家廢學嫂凡生三女而兄乃時出遊始在豫在畿輔侍吾　父其繼在楚後又入滇侍吾　叔父葢嫂歸十有六年而兄之在外也前後凡十一年矣故嫂卒無子嫂生三歲失母六歲失父育於祖母長而兄被難走四方伶仃轉徙備嘗荼苦及歸吾家而家故貧未嘗有膏粱之奉綺羅之飾躬親操作百

不辭勞數年來家益落寸絲尺布皆自十指中易之每寒夜過半一燈熒熒刀尺之聲鏗然始不覺其勞久遂以此隕命也嗚呼其才其德吾見亦罕矣何其命之不猶若是也天之所以報之者何如邪嫂素善病曩吾父自燕歸時親爲治丸藥服之曰此吾死友之女也固非於諸從婦獨厚前年吾與兄皆在滇伯兄以書速兄歸言嫂病甚危時吾將扶吾　父之柩返里而　叔父官萬里不可無人侍兄不果歸然而幸不死去歲吾歸而嫂復病吾心私憂之幸而又不死今春兄以允振七姪入滇乃得歸歸而嫂病病三月死矣嗚呼嫂忍死以

待兄之歸兄歸而卒無救於嫂之死其謂之何哉病中易醫凡四五後來者歸咎於前藥然反之少有效而卒不起也嗚呼天爲之邪醫爲之邪其治之不早而致然邪其或治之反以害之邪吾不得而知也吾之所悲者

吾　父義不負死友欲使其女不失所故以嫂歸於兄乃不幸兄學未成而廢嫂歸吾家未嘗享一日之安兄奔走十年始歸且得官可以有爲矣而嫂遂不及見也

吾　父九原之中毋乃有遺憾邪吾不能推吾　父之心不早爲之所坐視其死而不能救也是又吾之辠也

悲夫今當貫辰薄致一觴靈其歆之

祭亡室張孺人文

維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己酉二月戊子朔越十有三日庚子哀夫某率男某某等謹以清酌庶羞致奠於亡室張孺人之靈前而告以文曰嗚呼哀哉死生大矣況夫婦之際邪況孺人之爲婦邪自　先大夫歿余始肩家事家貧不能多畜婢僕又性疎懶不欲親瑣務凡內外事一切皆委之孺人孺人以一身上事　慈姑下撫小郎小姑自祭祀賓客井臼中饋皆躬親之薪米艱難有無罷勉箱篋中物名一錢者無不入質庫也其憂勞可想也生四子三女皆自乳之衣履必手成一燈熒熒夜

半猶閑刀尺聲性有巧思纂組刺繡速成而工後來者皆以爲濡其憂勞又可想也余遠宦薄俸不能多寄家中金新逋舊負索者紛踵孺人以弱女子支撐其間彌縫補苴覯閔受侮枕蓆之上淚痕常濕也又以其間嫁小姑與長女爲式兒畢婚經營細密心力竭矣其憂勞又可見也余宦三年而孺人始來余已調任平涼衝途瘠地所費不貲孺人心憂之顧恐滋余之戚也強作笑語爲歡然與其子女私語或至夜分未嘗不相對泣下也不甘一美食不服一新衣冬月不御爐火曰吾不忍也署中百物皆手自檢點經其出入終日勤動或稍勸

以節勞者曰此所省幾何吾以盡吾心耳其憂勞又可想也嗚呼孺人幼在外家外舅外姑以晚得子嬌愛之衣食恣所欲及來吾家乃刻忍堅苦二十七年未嘗享一日之安也所謂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嗚呼人非金石有不立憊者乎孺人初特患風寒自然余歸自省垣數日延醫調治而病已大愈飲食起居談笑如平時初七之夜余二鼓始歸枕上絮語猶問次日送迎事少間以胸膈不快披衣起如別室行步猶如常也返抵牀忽失足傾仆呼之不應急喚子女婢僕至神色大變嘔噦兩臂氣已絕矣嗚呼哀哉醫者皆謂憂勞所積元氣

已耗盡故猝脫而不及救雖然何其速也終身之好須臾之別一藥未下一語未留余獨何心其能遣此邪嗚呼哀哉孺人之貌秀目豐下其家高曾父母皆享高年少時性頗卞急此十餘年益和而緩雖在婢媼不少加鞭扑愛惜物力寸絲尺布皆謹藏之淡於名利清約自守視人世富貴泊如也於濁皆不宜夭然竟死矣嗚呼人邪天邪誰爲之邪嗚呼孺人未嘗享有生之樂宜其不以死爲苦敝屣人世飄然竟去固也獨余以四十有餘之年髮禿齒落亟將老矣觸目所見悼然神傷自今以後飲食誰調護之起居誰維持之婉婉弱女誰教誨

之蚩蚩稚子誰撫育之憂鬱無所告語疾病無所倚藉也不特此也以疎拙之才而處末流旣不能竊脂膏以為潤叉不能擇善地以自容勢孤援絕累將益深如彼泉流淪胥胡底嗚呼死而無知則亦已矣死而有知孺人之勞庶幾死矣孺人之憂不將益切邪或邀天之庇得苟安無事善歸鄉里衣食纔足優游林下此固孺人疇昔之所禱祀而求者也然孺人已不及見之矣嗚呼孺人而今已矣夫復何言今當宜祭之辰薄奠一觴哀哉尚饗

閬中海峯龔景瀚著

家母黃宜人壽辰徵文節畧

家　母黃宜人太學生諱建公女也生三日而外祖母方孺人卒孺人爲日斯先生女弟通詩書工吟咏　宜人數歲撫其遺集輒欲獻累日太學公奇愛之爲擇佳壻得　先君焉年十五而太學公歿執禮如成人繼外祖母林孺人無所出事之盡其誠既歸歲時饋問不絕其在遠念孺人則流涕廢寢食孺人之歿　宜人也亦然外家嘆其慈孝以爲雖所生無以過也歸　先君時

年二十二祖妣　林太宜人在堂性方嚴不茍言笑
宜人隨事曲體揣度不失尺寸能得其歡心　太宜人
晚歲得風眩疾間數日一作作輒月餘始瘳　宜人視
湯藥扶持牀席間衣不解帶日夜不一交睫　太宜人
念其勞強麾之去則屛於隱　太宜人微有謦欬又未
嘗不在側也　太宜人守節數十年持家井井造次必
以禮而於奉祭祀待賓客尤誠且敬　宜人能守其法
始終如一日今雖不治家事而歲時伏臘以祭祀爲大
事雞鳴即起課童婢埽內外室宇拂拭神櫥几筵鼎𤰈
杯盤入廚監羹湯必良必潔賓客至危坐中門內以時

勅進飲食茶果孫曹文會或過夜分　宜人亦不寢具
衾被及凡所需景瀚等皆諫以爲幸有子婦衆人在老
人不宜過勞　宜人曰吾習於此不躬視之於心不安
且懸渠等或有所遺忘以開罪於先人及賓客也　先
君性忼慨好施與而尤篤於宗族有所求無不應應常
出其望外受事數年而家中落　宜人黽勉有無不使
有內顧憂　先君以是得專志於學入太學三年家無
一錢上奉高堂下撫幼弱蹈蹶出兩手今常舉以告景
瀚等曰當時家中有值一錢之物無不以易米者內外
家皆有餘未嘗無念我者然我終未嘗一開口告之恐

傷汝父之名也今汝幸列縉紳雖貧當自愛無忝先人因縷述其時拮据窘迫狀至泣下曰此不足言欲使汝等知艱苦耳　先君歷任二十餘年　宜人皆從而未嘗享一日之奉菲衣惡食所服御皆三四十年不易子孫衣履必親治之易舊爲新截長補短景瀚自幼至受室未嘗製一新帛爲衣也補綴縫紉一絲寸帛皆藏弆之曰此値幾何吾非吝也顧物力可惜欲爲汝等惜福耳　先君在滇時謂景瀚曰汝母可謂勤儉然而知大體吾生平急人之需所得隨手盡贊我者皆力勸比之汝母終未嘗一言豫工例開吾念長房子孫貧甚欲爲

景運姪謀一官使得祿以贍其兄弟妻子而汝叔父亦壯年當出仕時方苦無資爾母曰此美事也盡出十餘年銖積寸累所得者傾箱篋以授我吾事始集此非汝不知也汝庶氣妹幼少他日汝母必能安撫之吾無所憂但汝當教之使有成耳　先君歿而家益貧食無肴糧　宜人處之怡然其有求者亦無不應又念景瀚方困乏則不以告而私出簪珥衣服以與之其力雖微其心不啻若昔時也故內外族戚覺不交口稱其賢其受恩深者語及或感激泣下恨無以報待二庶母視昔益有加愛景李景淙雖景范景瀚不及也曰吾非矯情二

子已成立無所用吾渠第方少不可不盡其心耳與叔
母　謹孺人同德一心至今無間言一家大小下逮臧
獲無不有恩意益勤儉知大體　先君之言已足盡之
而其仁慈之性孝敬之心則景瀚三十年膝下爲淺知
之而言之不能詳也子四長景范今方官湖南次即景
瀚次則景李景淙皆庶母出也女二人孫男五人　宜
人以　先君知高陽縣時
封孺人及在鎮南州時
晉封宜人今年七十耳目手足康強如少壯時惟　先
君盛德厚施而不克享大年天其或者鍾於　宜人之

身以大聶厥後而景瀚紓德薄能鮮無能爲顯榮褒大之籍七月三日　宜人設帨之辰敬求大人先生賜之言以光屛幃戚且不朽

募修甯鄉縣城隍廟疏代

城隍之名見於周易其廟而祀之蓋盛於唐宋時然考之周禮八蜡之祀一曰水庸則古固有其制特名不同耳　國家沿明之舊不加封號令郡縣各立壇廟崇祀之禮次於山川社稷所以奠安黎庶揭妥神靈和風雨而達陰陽典至鉅也甯鄉建廟入　國朝凡三修迄今又數十年矣垣宇傾頹榱桷剝落觀瞻不肅民志生玩不佞承乏茲土三年於茲大懼神之怨恫無以偁

聖天子協和幽明之至意又懼功大費鉅慮始之難以圖成也夫修舉廢墜昭明典章有司之職也而鄉士大

夫庶民商賈生長歌哭於斯數十年來時和歲豐民物安樂其可忘神之賜各出己貲共襄盛舉以奉
朝章以肅民志以答神庥一舉而數善備焉可不勉諸
凡同志者各書其名於左

勸修明倫堂學舍及書院疏

國家在所設學校於其中立孔子廟又別闢書院所以崇儒重道廣教興文典至鉅也中衛介處邊陲爲用武之地百餘年來沐浴

列聖之化科名繼起人才彬彬然盛矣而孔廟久不修行路傷之近者列憲允前令之請鳩材計工業有成緒而明倫堂東西學舍周垣重門顧猶闕焉夫有學而後有廟諸生無講德修業之所徒飾廟貌以隆祀典非政也且新舊相間亦於觀聽非宜鄉士大夫慨然請於不佞願以衆力成之又以其餘繕東關書院繼前令明公

未竟之役而匄不佞一言爲之倡夫修廢舉墜勸學敦文有司之責也其何敢辭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邑之人被

聖世之化既久諸君子倡之必有聞風而興起者矣人之好義誰不如我量力爲施積微成鉅以傳

聖天子化民善俗之心以推廣列憲教養斯民之至意甚盛舉也不佞將樂觀厥成焉謹疏

對客問

林烈婦既死客有過余者曰烈婦之死禮乎曰亡於禮之禮也何言之曰夫死婦未亡人謂宜亡而猶未亡也然則未亡可也不得謂亡者之不可也律何以無旌曰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懼人之利之也旌之是誘人以輕生也然而令固有之矣沒其文於律者禮之經也所以防其過也箸其意於令者義之權也所以勵其薄也雖然有不可死者有舅姑則必不可死有子則必不可死禮未成婦死歸葬於其女之黨夫既成婚矣曷爲未成婦謂其未成爲子婦也然則謂之婦者非獨夫婦之

義也舅姑在婦之責未畢也而死是暱其私也是附其夫於不孝也有子之不可死者重絕夫之嗣也絕夫之嗣是再死其夫也曰有美旣立嗣烈婦有子矣何爲死曰是又不可以一說槩也夫撫孤者其孤待我而生者也嗣有美者非他人烈婦之夫之弟之子也必烈婦而後成立是謂其夫之弟不有其兄之子也非烈婦之所忍出者也雖然如徇死何曰劉袁之死無救於宋倪范之死無救於明臣於君婦於夫其義一也何謂徇死哉且夫有美負才而坎坷以死名不出里閈亦烈婦之所深悲也自烈婦死而市之人嘖嘖之縉紳大夫詠歌之

他日表於坊享於俎豆入於郡邑之乘曰陳某之妻也有美之名與烈婦俱不朽矣是烈婦生之也何謂從死哉曰然則烈婦有為為之乎曰烈婦知死而已不計之於禮也遑問其他哉論烈婦者不得不及此也吾惡夫世之以烈婦之死為無益而譽之也吾又烏知夫世之隱忍而不死者之果皆有益也

書林烈婦行畧後

余與林育萬兄弟交而與陳氏有聯故知烈婦悉讀育萬所爲行畧而悲之曰天之成烈婦者至矣烈婦內外家皆世仕宦然其所處反有貧賤之不若者即育萬不能道其詳也富貴福澤天之所以養庸愚而忠孝節烈者反困苦摧折之使之求生不能欲死不得至於勢無復之然後成之以死天非獨薄於是數者也名義之在天地任重而道遠非汨沒於富貴者脆骨柔力之所能勝故必絕夫生人之所可欲而習之所甚苦以淡其耳目口體之緣而堅其志性使其不知生之樂而死之可

異皆然無所膠於心是故變起而不搖其氣百折而不可撓益古今莫不然以余所見又有烈婦黃氏黃氏者父尚龍故奇士余姑之夫也不仕棄家出遊氏與母孤苦相弔長歸侯官林君守仁亦貧士也又不得於其夫林以貢入太學未幾死矣喪歸氏服其夫死所服以縊先死語其母曰哀我者斂以素如之其所處大略與烈婦同然烈婦兄弟爲時聞人而黃烈婦父客死無子黃氏遂絕老母轉從衣食於人烈婦夫弟有典等友其兄敬事烈婦方力求所以傳之者而黃烈婦已得旌矣其家至今不爲立坊入祠也則尤可哀也已余嘗往唁黃

烈婦望之如潑鑿層冰森森有寒色出語人曰是必死今聞烈婦好讀古節義事把卷反覆不能已生平不苟言笑有美死內外亦無不知烈婦之死者嗚呼是豈一時激於勢者之所能哉天命之矣烈婦之死後黃烈婦十年余又聞烈婦常偁說其事不置烈婦婦見之日則黃烈婦死之日也黃烈婦遺一女名珍而烈婦一女亦名珍事不偶然也嗚呼豈非天哉

書林蔚圃同年尊甫孝義先生傳後

傳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夫吾有親而吾敬之愛之此亦何與於人而天下必於孝子是賴者其源既盈則其流有所必及也孝義先生敦氣誼喜周人急解推無倦邑論者謂有古俠士風是未知先生者也先生固孝子也孝之與仁同實而異名果核之中苞者謂之仁其生機在也手足痿痺曰不仁其氣隔而不通也孝者人之所以生也生機日新而不已則氣通而無間矣親者本根也人與物者其枝葉也其生機非有二也其氣之貫

通者一也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吾力可爲而不爲之所焉吾心必惄然而不安此惄然不安之頃吾與彼之氣已不相感通而生機息而孝之量不全故有所不容已於親者必有所不容已於人故曰孝弟爲仁之本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錫類者仁之謂也惜乎先生未得位而澤不遠也故所見止此若充先生之孝之量固仁天下而有餘矣鄉邑云乎哉先生歿鄉人私謚曰孝義瀚懼世之知先生者不盡不得其本末所在又懼以先生爲徇於名激於意氣者如古任俠之爲也故爲論之如此

又書林孝義先生傳後

景瀚未及見孝義先生與先生之子蔚圃交賢其人知其有自也讀先生傳而信三代以降名勝而實漸漓矣如先生者非古所偁獨行君子邪潛德雖不耀而蔚圃方成進士有盛名其報未艾是亦足以相補矣雖然先生餘慶之鍾與蔚圃所以尊崇其親之意豈僅如斯而已邪以科名爲顯揚此世俗之見目陳仲弓爲太邱長德望動天下其子紀孫羣位通顯矣然當時之論曰公慚卿卿慚長區區名位勢分之閒固不足爲重輕也蔚圃其益恢先生之志施於身以澤於天下以有聞於後

世使後之論者思蔚圃之賢而推其所自則先生之德益光所謂成親之名者也程大中朱韋齋得明道伊川紫陽為之子而名益彰夫三君子者固未易言而推李子之志有不如是而不可者惡乎薄待其身也身者親之貽也薄待其身是薄待其親也蔚圃勉之矣使先生為公卿之父不若使先生為名人之父使先生為名人之父又不若使先生為大賢之父是在蔚圃之所以成之耳景瀚與蔚圃有輔仁之義故不敢以世俗之言進是亦先生之志也

孟瓶菴先生固菴銘 並敘

吳瀚讀瓶菴先生固菴記曰先生有所憂而言之也夫富人知愛其財而儒者不知愛其身是可爲太息者也中材之士所守未固不幸無良師友漸漬波靡之中溺焉不自覺既失足欲自拔無由故富貴者外婬貧賤者內喪其中亦有一二自好者矣衆以其不類也姍笑而擯毀之蜀犬見日則吠裸國之民入中土者覩衣冠反笑以爲怪也傍偟不能自信卒亦淪胥以敗而已嗚呼士生三代以後欲卓然有以自立不惑於俗蓋亦難矣昔孔子思狷者孟子以夷惠爲百世之師昌黎患天下

靡靡日入於衰壞欲得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以爭
拔之醫者治病視其病之所甚急而峻其劑以攻之
若適得其平則病未盡去也矯物之枉者必過其正不
過焉終不正矣先生之言殆亦有所憂而思以易之耶
漢管幼安王彥方唐陽元宗皆布衣耳其行不合於中
道而隱處窮谷聲光動天下況先生以碩儒負重望登
高而呼吾知其必有應也余又聞先生以養親歸里盡
孝者也夫孝則能守其身矣語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然則發其身以變天下固先生之志也夫暴漸失庭訓
游歷疑慮懼不自振拔終爲小人之歸讀先生文駭汗

浹背將守之終身庸其義爲銘以自警亦欲使入先生之室者皆惕然思所以自立無負先生作記之意其體質哉爲爾汝之侮其意切故其詞危先生曰固古心也景瀚亦猶行古之道也銘曰

汝固其志勿貳以二儒其衣冠所學何事俗流汩汩汝固其骨不撓以立將入而沒捷持者醒吹呶者多言節爲汝固其口毋搖爾精毋害爾生汝固其身念厥先人不固而逆汝節將賴彼詭而隨乃苟而活不固而輕汝器將傾鬼瞰其室物戝其名大智若愚良賈若虛汝炫於外其中無餘毋才寧劣毋巧寧拙汝馳於末其本

先摋汝不汝恤無入斯室汝脱其名汝味其實

王提督玉弓決銘

剛中環外以調弧矢三軍之士如臂應指握機方寸決勝千里

楊某採菊圖跋

詩小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東廣微補亡之篇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說者謂蘭有芬香之德孝子不以非道事其親其所養者皆其德之所致如蘭之馨然故雖菽水而親安之也某甫楊君非隱者也而爲採菊之圖其自題之詩云云是詩人潔白之說也善哉楊君之爲養也夫祟養以傷行者孝子之累也故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士患不自立百擊鐘而鼎食苟取之不以道其與穿窬之盜東郭之乞相去幾何以穿窬乞丐之養養其親其親而賢其不吐之者幾

希矣陶淵明不以五斗折腰吾觀其人必孝子也所謂不失其身者也使其親尙在東籬之下望南山而觀飛鳥一觴一咏其樂何加潔白之養足以當之矣然則笙詩未嘗亡而廣微之補爲可以已也善讀書者遡之於靖節之詩矣古之孝子皆高士也願與楊君共勉之以附詩人相戒之義云

楊某寒山霜林圖跋

漢丁蘭刻木爲親像事之如生而魏曹文烈於太守舍見祖父畫像輒下榻泣拜夫至性所存不必有所藉於外而觸而遂動者則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也某甫楊君思其父而不得見也使工爲是圖貌父之像而以已侍焉展卷未終秋風颯颯楓葉蕭蕭如聞悲鳴躑躅之聲紙上皆淚痕也詩云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狄梁公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在其下瞻望久之夫其逶迤間道天各一方親無恙也而覩物傷懷情不自已若乃死生殊路定省永絕其爲抱恨寧有窮期耶風景不

殊江山如故衣冠髯眉呼之欲出其能駕車出遊登山臨水一聽秋聲乎嗚呼亦何益矣知其無益而猶爲之者此楊君之心所以獨苦也更千百年此圖終有毀時而楊君思親之心不可得而已也僕亦千古之傷心人也感其事爲書數語飛鳥亂號秋風嗚條淒惻以泣者不必聞雍門鼓之琴矣

題林某小照跋

夫美人香草皆有所託而爲其義通之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故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古之忠臣孝子志士仁人皆鍾情之至者也其意有所感而不可以徑遂是故託爲相悅相怨之詞以寄其幽鬱無聊之概而逞其豔冶靡曼之說以極其纏綿悱惻不能自已之心義山無題之什冬郎香奩之篇猶此志也後世習其詞而不求其意展轉相效於是所謂情者乃獨屬之牀笫袵席之間風雅之道埽地盡矣登徒子好色者也烏睹所謂情者哉某甫林君善文詞工篆隸令工寫己小像而二姝

侍焉洗硯簪花之說余未知其所取義也夫象者所以言志也富貴貧賤山林朝廟豪華蕭瑟之情狀隨其志之所寄焉故其事或不必然而其心之所樂則誠有在於是者故觀其圖而知其心矣以林君之材即不必得志春服始成與二三朋好登臨山水散髮盤石之上攜手綠陰之中彈琴賦詩致足樂也詎必以此徼雲滓穢太虛乎樂彥輔曰名教內自有樂地然則吾黨之風流不必在男女之間也林君之爲此其有所託而爲之歟抑心之所樂歟予未能知之也書此以質之

許棣村先生墨蹟跋

棣村先生與　先君子爲忘年交某未及見也中表黃廉英昔侍杖屨得先生書爲多今冬過其家出所藏眞草數幅相示某不解書瀏然展玩之餘可想前輩風韻也廉英娓娓言往事不置當時斗酒過從蓋無虛日今楮墨如新先生墓木已拱而　先君亦棄世數載矣觀畢泫然時丙申至月二十有八日書於方山草廬

圖書解易經蒙訓題跋

圖書不傳久矣今所傳者乃出於宋之陳希夷氏以漢唐諸儒未見之書而數千年後忽出於道家者流其眞僞原不可必且數傳之後其徒已自相攻擊異同紛然則未足深信可知後儒穿鑿附會以求其說易理廣大未嘗不可相通而必謂大聖人制作精意悉本是圖規規以求其合則舛矣是書冥搜圖象頗具苦心以圖內五中之一奇十中之二偶爲奇偶之至合爲太極夫太極雖含陰陽之體而旣具奇偶之形則但可名之陰陽而不得復謂之太極且旣與諸奇諸偶並列於圖矣又

何以見中一奇生四方之各一奇中二偶生四方之各二偶乎一卦各具三爻而圖中陰陽祇有兩重於是以內一爻爲儀畫外一爻爲數畫而中一爻則求之方位謂之象畫方位則有定矣何以陽儀則南北爲陽東西爲陰陰儀則南北爲陰東西爲陽乎開卷數語而支離牽強已不勝指其餘可見矣蒙訓一書以天道易道聖道三義立說頗稱該括但解易不難於說理而難於說象此亦順爻敷衍未見有所闡明也制藝盛行經束高閣此君尚不汨沒時趨而有志窮經亦今人所難也雖濵中偏僻前儒所說皆未嘗覓存之無沒其苦心可也

宏山文集題跋

詠史諸作論識閒有可採顧偶爾有感借題抒興可不必盡人人事事鋪張而排比之於詩於史兩無謂也宋明史論猗摭長短本文人惡習況以入詩愈增魔道乃至皇極經世老莊諸子皆爲詠歌尤爲徒費心力其詩近體較多律則骨格頗蒼絕亦饒有風致滇中詩家此可肩隨禺山特鍛錬未至耳宏山素精於律呂天文之學閒皆有論著惜其不傳見於所詠者可得其概李中谿墓表又稱有黑水集訨一卷郡大紀一卷今亦未見獨集中有山川辯以瀾滄江爲黑水甚碻又金沙江議

請通水路以拊滇雲之肩不宜獨恃永寗鎭遠爲門戶是說不行於明而行於今新灘既鑿銅運之費減半而財用自蜀來者捆至國用民生兩獲其益此可見宏山經世之才又謂雲南四大水惟金沙江合江漢朝宗於海爲南國紀殊未知此水即長江之源禹貢岷山特自其所導始耳江源與河源皆本崑崙爲天地兩戒之脈絡

聖祖時嘗遣使審視其說始定又不獨爲雲南一省之壯觀也

潛靜齋文鈔卷之六終

同里後學林昌彝參校

男豐端穀孫福康校字

跋

乾隆乙卯秋于役三秦與刺史海峯先生傾蓋如舊其爲人肫然不設城府泊然無所嗜好詢諸其同爲寮者皆曰宦十餘年矣所至有聲匪惟優於仕亦優於學者已而展宗就列所栖之衙宇若鱗次然往復讌談遂彌旬日先生以辛卯成進士是科也得人爲盛多海內鴻生鉅儒僕固年少既進亦嘗得奉緒論於諸君子左右其尤親切者先舅氏闕里孔公廣森其欽渴而未得一面者房考師之薦主侯官林公澍蕃先生於兩公爲通榜又與林公同郡有聯且皆有宿草之慟知僕雅有淵

源益不以俗士遇我乃得備觀所著說經之文及佗詩古文詞翦燭翫耽不忍釋去竊歎近時多箸作才而古文之濶度風格卒以不振若求其故而不得也先生邃於經義精研乎史裁沈酣乎先秦兩漢之高文典冊是其於文也豈猶夫人之可以作可以無作者乎又大集中有云所貴乎文者非以載道卽以經世要哉言乎世固有執筆爲文爛然不可一世而稽其所以自立與其所設施不啻判爲兩人者今僕自先生之立身行政甚悉繼始求讀先生之文卽其文證其人若脗㽂之合若泥印之契而不覺其心愜誠服之已甚嗚呼是可以論

千古之爲文者已僕荒陋無能爲役愧知先生未詳讀先生之文未盡然而是役也軺車百舍歷數千里攬太華終南之秀觀秦中人士數千百卷眘擷之文而又得與先生結翰墨緣爲忘年之契其欣幸愉快爲何如也爰敘次蹤蹟時事誌數語以復於先生如此乾隆六十年元月上弦織女正北鄉之旦新安朱文翰謹跋